异乡人

……战争的功劳从不属于异乡人，但他们应当满足，因为他们已经获得现世的荣誉。

在将要燃尽的火焰下，加雷斯·贝尔正在擦拭他的佩剑。他的手依旧修长而富有力量，他的肩膀宽阔、身材没有一处精瘦、也没有一处赘肉，即使阔别战场多年、也不愿参加什么奥林匹克的角逐，但在公共浴室里还能为他赢来“黄金之箭”的美名。在往常的这个时候，他早已沉入梦乡，并非出于宴饮的倦怠，而是恪守自身的德行。但此刻，在即将启程离开雅典的前夜，他宁愿坐在灯前，对着他的铠甲和兵器等到清晨。

这时，他听到敲门的声音。奴隶与家仆早在傍晚就被他遣散，只能让他自己起身开门。

门口站着的，是卢卡·莫德里奇。

加雷斯看了他几秒钟才咧嘴笑了出来，同时揽着他的肩膀把他带进门来：“是什么人遣赫耳墨斯把你送来了？你不怕以为别人怀疑我们商讨什么颠覆雅典的密谋？”

“就凭我们两个？”卢卡也笑了出来，“雅典是安全的。”

“我没什么可招待你的，卢卡，”加雷斯以轻松的口吻说，“我早上已经送阿斯帕西亚走人了。我在雅典没什么值得告别的朋友、也没什么亲友，我以为让她们提前离开是合宜的。”

“我不是为了她来的。”卢卡说，“你还记得我们在色雷斯的晚上，一起躺在谷堆上过夜吗？在有福祉的生活外另有其他高尚的生活，我们早就深谙此道。如果你以为我是为了最好的享受才来到这里的，那我还不如留在拉莫斯的宴会上。”

“过去的生活并非是高尚的生活，”加雷斯低头看着瘦削的卢卡，并没有追问什么拉莫斯的宴会，就像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疲惫，只想发出几个简略的音节。他坚定的牙齿略有点突出，此刻完全被紧抿的嘴唇包裹起来：“雅典已经改变了你，卢卡。”

“雅典改变所有人。”莫德里奇说，“不然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？”

“我们不讨论这些了，卢卡，”加雷斯说，“说点别的，说说我们蒙尘的过去，打败烈马一样难训的斯巴达人的那些时刻，说说我们第一次砍下人的头颅，在战场上浴着血与土晋升为公民和士官的场面。说说我们曾经为某种不属于我们的力量而激动万分，说说我们曾犯下罪孽而得到封赏。说说我们曾扬起的屠刀，面对着被石灰熏黑的幼儿的脸。说说我们染上风湿的腿，放出的血。谈谈别人的罪行和我们自己的罪行。以雅典人，或者以我们底比斯人的美德去评判我们自己。为我盖棺定论吧，卢卡。在这个即将分别的时刻。“

卢卡·莫德里奇只是看着他自己滔滔不绝，并未作出回答，全然不似好辩的希腊人。

“或者给我带来点其他东西，”加雷斯说，“一封情书或者几句爱语。像我们年轻时所拥有的那样。来吧，卢卡，雅典已经对我转身而去，我曾期待玛尔斯再次为我披上戎装，在新的战争中重新看到辉煌的幻影，但这个幻想也随着晨露消失了。我们终究是外乡人，不能拥有雅典的荣光，当我看到陶片上我的名字——便知道最冷酷的命运已经降临在我身上。我被命令即刻启程，载着我的船再也不能出现在爱琴海的地平线上。我应该对这个命运有准备的，但即便如此，这也太过严苛了。我不愿再重复我所承受的痛苦和愤怒，只希望对你能有所警戒。要知道，宙斯的意旨总是驾着雷霆降临，即使承载它的人只是几个任性的孩子——罢了，我应该转过身去，忘记这样的牢骚。”

“我不会经受这样的结局，”卢卡说，他靠着卧榻上，就像一条蛇，雅典人讨厌他阴沉的热情，但无法拒绝他成为他们的朋友，“我与你不同，加雷斯，我不会与大潮作战。不会在成年后依旧抱着天真的，甚至是渴望战争的祈愿。我不会因为战胜过风浪而爱上海洋，也不会因为侥幸逃生而戏弄众神。我的道德是宽容而松散的，我接受所有的事情，并为其存在而奋战。”

“还能有什么分别呢，”加雷斯说，他咽下嘴里的苦涩，冷冰冰的说，“命运依旧会到来的。异乡人会倒在荣光降临的前夜。”

“我会和巨浸合流，”卢卡说，“我并不在意我的名字是否会出现在任何史诗上，或者吟游诗人的嘴里，我已从现世中得到报酬，并满足于这一点——尽情嘲笑我的粗鄙吧，加雷斯。我将成为他们丰碑上不起眼的一部分，再加上一点好运气，或许也就侥幸度过余生。”

“现在我知道为何我们分道扬镳了，”加雷斯说，几乎是发狠的，他问，“那你为何还要在此刻到来呢？”

“为了与你道别。”并未被他激怒，卢卡回答，“再见，加雷斯。”

他并没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。他们彼此看着，就像看到了死亡。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，卢卡从卧榻上抬起身子来，像是要去探索加雷斯的嘴唇。蓦地，云雀叫了起来，微弱发白的光线斜射进来，于是卢卡猛的放下了手。

他们再没有说些什么。